

doce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在文川网注册会员书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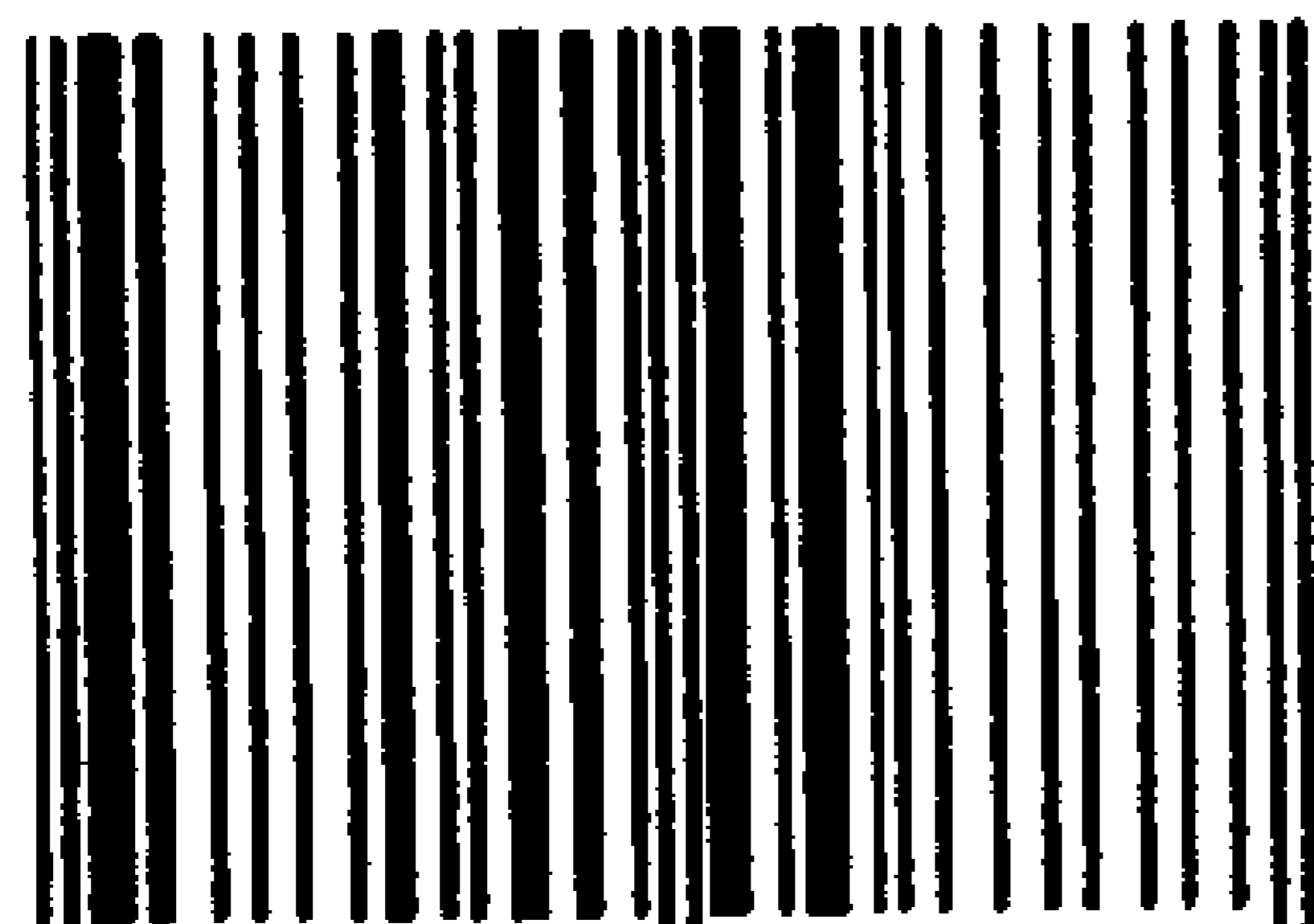
新編諸子集成

老子

校釋

中華書局

ISBN 7-101-00877-1



9 787101 008777 >

定價：18.00 元

新編諸子集成

老子校釋

朱謙之撰

中華書局

**圖書在編版目(CIP)數據**

老子校釋/朱謙之撰. —北京: 中華書局, 2000.8  
(新編諸子集成)

ISBN 7-101-00877-1

I.老… II.朱… III.①老子-注釋②道家  
IV.B223.1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0)第66337號

新編諸子集成

**老子校釋**

朱謙之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12印張·189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2000年9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數 38401—42400册 定價:18.00元

---

ISBN 7-101-00877-1/B·173

## 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

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

五十年代，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這套叢書彙集了清代學者校勘、注釋子書的成果，較爲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斷句、排印尚有不少錯誤，決定重新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

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着重選收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因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也擬選人（用清陳立疏證）。

全書將分兩輯出版。

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爲止較好的注釋本。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另行注釋。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爲

保持體例基本一致，除個別書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各書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點，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

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應加注釋；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

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為偽書。凡產生時代較早，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擬酌量選入。

本書第一、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每種單獨定價，陸續發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輯擬目，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一月

## 唐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題跋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右老子道德經兩卷：上卷曰道經，下卷曰德經，分兩面刻之。其額曰：「大唐景龍二年正月易州龍興觀，爲國敬造道德經五千文。」碑末，題觀主張育行名。

【嚴可均鐵橋金石跋】右道德經碑，在易州。景龍二年正月立，前代金石家未著于錄。歐、趙所收皆明皇御注懷州本，今不傳。邢州龍興觀石臺本，歸震川集有跋，今亦不見。所傳拓惟易州八面石柱，爲蘇靈芝書之御注本，刻于開元二十六年；而景龍舊碑同在易州，世人貴耳賤目，無過問者。蓋道德經自御注後，頒列學宮，久相傳習，故余所見道藏七十餘本略同，雖以河上、王弼二家，校者亦頗改就御注。而傳奕古本，字句較繁，亦難盡從；則世間真舊本必以景龍碑爲最。其異同數百事，文誼簡古，遠勝今本者甚多。今合蘇靈芝書御注本，及河上、王弼與釋文所載，參互校勘，條舉得失，足證此刻之善。

【魏稼孫續語堂碑錄】易州龍興觀道德經拓本二紙，各高六尺二寸，廣二尺六寸五分，正面額十二行，行二字。下，道經卅二行；前廿九行，行七十一字；後三行，行七十字。碑陰

德經卅三行，行六十六至一百一字不等，竝正書。

【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龍興觀道德經兩面刻，正書，景龍二年正月。在直隸易州本觀。

【鄧嘉緝上谷訪碑記】唐龍興觀老子道德經碑，在龍興觀。碑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五寸，景龍二年正月，正書，碑陽道經三十二行，行七十字，七十一字不等。第一行首題「老子道經」，額十二行，行二字，末行一字。碑陰德經三十二行，行八十字至八十四五字不等。第一行首題「老子德經」，左右側題名。左右碑側正書，凡四層，題本州刺史及本觀道士名。

【何士驥古本道德經校刊】唐景龍二年（公元七〇八年）河北易縣龍興觀道德經幢。一碑，兩面刻（全）。碑額題「大唐景龍二年正月易州龍興觀爲□敬造道德經五千文」廿三正字。碑側題名。



## 序文

今案老子道德經舊本，流傳最廣者，有河上公、王弼二種。河上本近民間系統，文句簡古，其流派爲景龍碑本、遂州碑本與敦煌本，多古字，亦雜俗俚。王本屬文人系統，文筆曉暢，其流派爲蘇轍、陸希聲、吳澄諸本，多善屬文，而參錯已見，與古老子相遠。自開元御注本出，因時世俗尚，依違於河上、王弼二本之間。今所見正統道藏中者，非從開元御注如強思齊、杜光庭、李約、劉惟永輩，即從政和御注如李霖、邵若愚、江澂、彭耜諸本。若明太祖，則上承吳澄，下開大典，其皆非六朝舊本，固無可疑也。然則言舊本者，嚴遵與傅奕尚矣。嚴遵本與河上本相接近，傅奕則爲王弼本之發展，此爲老子舊本之兩大系統。就嚴本論，近怡蘭堂校刊據明姚舜咨手抄藍格本，較道藏本及秘冊彙函本爲勝。惟此書既殘闕將半，所傳經文除可與河上本相參證外，缺乏成爲獨立定本之條件。（如三十八章「攘臂而仍之」，王本作「扔」，韓非解老，嚴本與河上本均作「仍」。五十五章「長之育之」下，王本作「亭之毒之」，嚴本與河上本均作「成之熟之」。五十九章「深根固蒂」，王本作「抵」，嚴本及河上本均作「蒂」。六十五章「一楷式」，王本均作「稽式」，嚴、河上本作「楷式」，可

證嚴、河上爲同一系統。傅奕校定老子古本，字句獨較他本爲繁，畢沅據之作道德經考異，勞健則參之以范應元本作古本考，實則文辭蔓衍，較王本爲尤甚。劉師培老子斟補，疑今傳本亦或爲後人所改。今案：老子「毒虫不螫」，范應元本作「毒蟲、虺蛇不螫」，謂傳同古本。今傳本作「蜂蠆不螫」，與范古本不同，此其鐵證。又王昶金石萃編稱「其書字句，亦足以資參定」；而嚴可均鐵橋金石跋則竟謂「傅奕古本字句較繁，亦難盡從」，信矣。范應元號稱古本，而五十五章「毒蟲、虺蛇不螫」，乃河上公注文屬人。二十章「而貴食母」，范從開元御注作「求食於母」；而玄宗自注云：「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足證范本亦非古，其不足盡從之也甚明。蓋五千言古本惟河上本差相髣髴，雖今傳較以意林、治要，繆誤實多，而分章標題，尤爲道流者所妄作。惟在河上、王弼二注俱行之中，河上相傳已久，王注則多後人所改。孫詒讓札迻（卷四）已疑今本王注不分道、德二經，與釋文本異，爲唐時王注有別本之證。洪頤煊讀書叢錄（卷十三）則竟稱：「王注出於明代，或後人掇拾爲之。」以河上本與王弼本相較，唐書劉子玄傳稱老子無河上公注，欲廢之而立王弼，爲識者所譏。實則即據宋刊河上與王本對勘，其優劣可見。一、河上所用文字較古：如二章「長短相形」，王本作「長短相較」。畢沅曰：「古無『較』字，本文以『形』與『傾』爲韻，不應作『較』。」三十七章「我無欲而民自樸」，「樸」字河上本作「朴」，景龍、敦煌均作「朴」。五十五

章「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王本「峻」作「全」，「全」字誤。二、河上本於義爲優：如三章「使心不亂」，王本「心」上有「民」字，贅。九章「功成、名遂、身退」，王本「名遂」二字缺。五十一章河上本「成之熟之」，王本作「享之毒之」。十三章河上本「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王本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三、河上本合韻：如十五章「儼兮其若客」，畢沅曰：「河上公作『儼兮其若容』，非是。『客』與『釋』『樸』等字爲韻也。」四、河上本與嚴遵本、景龍碑本、遂州碑本多相合；至敦煌發見之六朝唐寫本，則爲河上本之古鈔本。五、河上本較王本爲早：如五十五章，河上本「毒蟲不螫」；王本作「蜂蠆、虺蛇不螫」。案此六字乃河上公注，王本誤以河上公注屬人，此爲王本後於河上之鐵證。六、王本多脫文：如四十六章，河上本有「罪莫大於可欲」句，嚴本、傅本及韓非解老同，王本無此句。四十九章「聖人皆孩之」上，河上本有「百姓皆注其耳目」句，王本誤脫。由上各點，可見河上本與王本較，以河上本爲優。但同在河上本之中，又有北方傳本與南方傳本之不同。宋刊本介在南北兩本之間，蓋在王本盛行之時，曾據王本妄改經文者，此可以中間本稱之。北方本以敦煌發見之六朝唐寫本爲代表，卽敦煌本。南方本則以日本奈良聖語藏鎌倉舊抄卷子殘本及東北大學教授武內義雄所藏室町時代抄本爲代表。就中北方本又優於南方本。何以證之？以字數證之。北方本據法京圖書館所藏敦煌本殘

卷(伯希和目錄二五九九)末尾題「道經卅七章二千一百八十四字，德經卅四章二千八百一十五字，五千文上下二卷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南方本如室町期之古寫本，則有五十二百二字。此詳略二本之不同，武內氏謂由於南北朝以來，河上本之傳播，河北與江南各地風俗言語之影響不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所稱「也、是、語、已、及助字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改之。由此可知河上本中，南本詳而北本略，略者字數與五千言古本相同，而詳者則以意改之，以求合於文人系統，此不可不辨。乃武內氏譯註老子(岩波文庫一六二〇)竟以所藏室町期之古寫本爲底本，不知此本文辭蔓衍，與傅奕本同，其欲以王弼本與河上本相合之目的亦同，此一見而知其非河上本之舊者，更何足以爲老子之定本哉？如是則敦煌本足珍矣。敦煌本有六朝及唐寫殘卷，羅振玉道德經考異所據諸本，合以武內義雄所見法京圖書館所藏殘卷，幾得其全，惟上卷尚闕廿二章至卅七章，雖可以北京圖書館舊藏唐寫本道經殘卷二十八行，存第二十章之下半至第二十七章之上半補之，但仍嫌美中不足！武內之所謂闕者，既皆以道藏罔字號所收道德真經次解與景龍碑本補之，則曷如卽取景、遂二本爲老子定本之爲愈也？以吾所見，遂州碑本與強本成疏所用經文相合，宜若可用矣，然而焦竑考異中之龍興碑，王昶嚴可均之所謂邢州本，與今之以次解爲遂州碑者，是一

是二，尚待考證。以原碑不在，賴次解而存，則其不如唐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之更爲可信又明矣。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謂：「景龍碑本爲初唐所刻，字句與他本多異。如『無』作『无』，『愈』作『俞』，『芸』作『云』，『譽』作『豫』，『荒』作『忙』，『佐』作『作』，『喻』作『翕』之類，皆從古字，以爲遠勝他本。」嚴可均謂「世間真舊本，必以景龍碑爲最。其異同數百事，文誼簡古，遠勝今本者甚多」。錢、嚴二氏之說，余意皆然之，故作老子校釋，卽取景龍碑本爲底本，以與敦煌本、遂州碑本、舊鈔卷子本、御注本、嚴遵本、河上本、王弼本、傅奕本、范應元本互相參校，並加考訂。淺學如余，非敢有越前修諸子，蓋惟衷取羣解，略發指趣，亦欲以此去僞存真，竭其棉薄，以復五千言古本與乎聲韻文句之真，並藉以窺見古代哲學詩之真面目焉。此則余之新本校釋之所爲作也。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朱謙之序於北京大學。

# 目次

唐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題跋

序文

老子道經

一章

二章

三章

四章

五章

六章

七章

八章	.....	三一
九章	.....	三三
十章	.....	三七
十一章	.....	四三
十二章	.....	四五
十三章	.....	四八
十四章	.....	五二
十五章	.....	五七
十六章	.....	六四
十七章	.....	六八
十八章	.....	七二
十九章	.....	七四
二十章	.....	七六
二十一章	.....	八七
二十二章	.....	九一
二十三章	.....	九四

二十四章	九六
二十五章	一〇〇
二十六章	一〇四
二十七章	一〇九
二十八章	一一三
二十九章	一二五
三十章	一二九
三十一章	一三三
三十二章	一三〇
三十三章	一三三
三十四章	一三六
三十五章	一四〇
三十六章	一四二
三十七章	一四六
老子德經	一五〇
三十八章	一五〇



三十九章·····	一五四
四十章·····	一六五
四十一章·····	一六六
四十二章·····	一七四
四十三章·····	一七七
四十四章·····	一七九
四十五章·····	一八一
四十六章·····	一八五
四十七章·····	一八九
四十八章·····	一九二
四十九章·····	一九四
五十章·····	一九八
五十一章·····	二〇三
五十二章·····	二〇五
五十三章·····	二〇二
五十四章·····	二二四

五十五章	二二八
五十六章	二二七
五十七章	二二九
五十八章	二三四
五十九章	二三九
六十章	二四四
六十一章	二四八
六十二章	二五二
六十三章	二五六
六十四章	二五八
六十五章	二六三
六十六章	二六七
六十七章	二六七
六十八章	二七四
六十九章	二七七
七十章	二八〇

七十一章	二八二
七十二章	二八四
七十三章	二八六
七十四章	二八九
七十五章	二九二
七十六章	二九四
七十七章	二九八
七十八章	三〇一
七十九章	三〇四
八十章	三〇七
八十一章	三一〇
附錄 老子韻例	三一三
後記	三三五
補遺	三三五
補注	三三六

# 老子校釋

## 老子道經一卷

唐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本

錢大昕曰：案河上公注本「道可道」以下爲道經卷上，「上德不德」以下爲德經卷下。晁說之跋王弼注本，謂其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不知陸德明所撰釋文，正用輔嗣本，題云「道經卷上」，「德經卷下」，與河上本不異。晁氏所見者，特宋時轉寫之本，而翻以爲近古，亦未之考矣。予家藏石刻道德經凡五本，惟明皇御注本及此本，皆分道經、德經爲二，蓋漢、魏以來篇目如此。而此本爲初唐所刻，字句與他本多異。如「無」作「无」，「愈」作「俞」，「芸」作「云」，「譽」作「豫」，「荒」作「忙」，「佐」作「作」，「喻」作「翕」之類，皆從古字。又如「故能蔽不新成」，石本作「能蔽復成」。「師之所處，荆棘生」下，石本無「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二句。「上將軍居右」下，石本無「言以喪禮處之」句。「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石本但云：「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此類皆遠勝他本，聊舉一二，以見古石刻之可貴也。武億曰：分老子道經卷上，德經卷下，亦與古本相彷彿。後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宋已失輔嗣定本。今邢氏論語疏引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此其可徵之一

也。然又考漢書注，如顏氏于魏豹傳，引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揚雄傳「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酷吏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西域傳注：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爲糞」。蓋其所引以道、德分篇者若此，而與釋文題「道經音義」、「德經音義」者並合。又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以爲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懷太子註後漢書，其於翟酺傳也，則又謂老子道經曰：「魚不可以脫於泉。」是數子于初唐時，並同所證。（夢真客碑：「稽之道經，以慈爲寶。」）其必襲自晉、宋舊本，如此碑所分題，固有據也。

王昶曰：碑上卷題「老子道經」，下卷題「老子德經」，皆道、德分見，未嘗混而爲一，則玄宗所注，實從古本如此。董迴藏書志謂「玄宗注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非也。

吳雲曰：隋書經籍志載道德經二卷，王弼注。晁說之、熊克重跋，皆稱不分道德經，而今本釋文實分上下二卷，或疑爲刻者增人。然邢昺論語疏引老子德經「天網恢恢」二句，顏師古漢書注多引老子道經、德經，分之者當不自陸德明始。此石亦書德經，殆有據也。

孫詒讓曰：老子上下篇八十一章，分題「道經」、「德經」。河上公本，經典釋文所載王注本，道藏唐傳奕校本，石刻唐玄宗注本並同。

弘明集牟子理惑論云：「所理正於三十七條，兼法老氏道經三十七篇。」則漢時此書已分道、德二經，其道經三十七章，德經四十四章，亦與今本正同。今所傳王注，出於宋晁說之所校，不分道、德二經，於義雖通，然非漢、唐故書之舊。

## 一章

洪頤煊曰：道德經王輔嗣本，今世所行，俱有分章。此本雖不記章數，然每章皆空一格以別之。其中亦有與今王本不同者，如今王本「道冲而用之」至「象帝之先」爲三章，「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爲四章，「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爲六章，此本皆並爲一。「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今王本屬十二章，此本無「故」字，二句屬下章之首。「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今王本爲二十七章，此本屬上章之末。陸德明老子音義已爲後人改變其分章，惜不得與此一本證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俞正燮曰：老子此二語，「道」「名」，與他語「道」「名」異，此言「道」者言詞也，「名」者文字也。文子精誠云：「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皆其腐也。」上義云：「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上禮云：「先王之法度有變易，故曰『名可名，非常名』」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也。淮南本經訓云：「至人鉗口寢說，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麤也。晚世學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繆稱訓云：「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其至者也。」道應訓云：「桓公讀書於堂，輪扁曰：『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以老子「道」爲言詞，「名」爲文字。

謙之案：俞說是也。老子著五千之文，於此首發其立言之旨趣。蓋「道」者，變化之總名。與時遷移，應物變化，雖有變易，而有不易者在，此之謂常。自昔解老者流，以道爲不可言。高誘注淮南汜論訓曰：「常道，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僞關尹子推而廣之，謂「不可言卽道」。實則老子一書，無之以爲用，有之以爲利，非不可言說也。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也。自解老者偏於一面，以「常」爲不變不易之謂，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林希逸），於是可言之道，爲不可言矣；可名之名，爲不可名矣。不知老聃所謂道，乃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既無永久不變之道，亦無永久不變之名。故以此處世，則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四十九章）。以此應物，則「建之以常無有」（莊子天下篇），言能常無，常有，不主故常也。不主故常，故曰非常。常有常無，故曰「復命曰常」（十六章），「知和曰常」（五十五章），常卽非常也。夫且明夜闇，死往生來，安時處順，與時俱往，莊子所云：「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若不可變、不可易，則安有所謂常者？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无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

嚴可均曰：「无名」，各本作「無」，下皆放此。「天地始」，御注與此同。河上、王弼作「天地之始」，下句亦有「之」字。

魏稼孫曰：嚴校云：「各本作『無』，下皆放此。」後「行无行」一條，校語同。按是刻道經皆作「无」；德經前作「無」，「行无行」以下作「无」。此條當云「道經放此」。

羅振玉曰：景龍本、敦煌本「無」皆作「无」，下並同，御注石本作「無」。又景龍、御注、敦煌二本均無「之」字，河上本有。

謙之案：經典釋文卷二周易音義云：「无」音無，易內皆作此字。說文云：「奇字無也，通於元，此虚无

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俗作「无」，非。无音暨，「无」等字從之。老子作「无」，與易同。又王

弼、傅奕、范應元本均有「之」字。范本「萬」作「万」。「无名天地始」，史記日者傳引作「無名者」，萬物

之始也。王弼注：「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似兩句皆作「萬物」，非。案

「始」與「母」不同字義。說文：「始，女之初也。」「母」則「象懷子形，一曰象乳子也」。以此分別有名與

无名之二境界，意味深長。蓋天地未生，渾渾沌沌，正如少女之初，純樸天真。經文二十五章：「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四十章：「有生於無。」此无名天地始也。「天下萬物生於有」，有則生生不息；四十

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有名萬物母也。又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萬物

與我爲一」，亦皆「天地」與「萬物」二語相對而言。

常无，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

范應元曰：古本並河上公、王弼、李若愚、張君相「常无」上並有「故」字。又引音辯云：「常无、常有，合作斷句。」

王應麟曰：首章以「有」「無」字斷句，自王介甫始。

嚴可均曰：御注與此同。「觀」上，河上、王弼有「以」字，下句亦然。

羅振玉曰：敦煌三本均無「故」字及二「以」字。又「微」，敦煌本作「噉」。

俞樾曰：按易州唐景龍二年所刻道德經碑無兩「以」字，當從之。司馬溫公、王荊公並于「無」字絕句，亦當從之。

易順鼎曰：按莊子天下篇：「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常無有」即此章「常無」「常有」，以「常無」「常有」爲句，自莊子已然矣。

謙之案：御注、邢玄、景福、慶陽、樓正、潘溪、顧歡、彭耜、高翹均無「故」字。「微」，傅、范本與碑本同，宜從敦煌本作「噉」。十四章「其上不噉」，景龍本亦作「噉」，是也。一切經音義卷八十四引：「說文

「微」作「循也」，以遮遏之。」是微有遮訓，在此無義。又卷七十九、卷八十三引：「說文『噉』從日，敷聲，一徐本無。」田潛曰：「案慧琳引埤蒼『明也』，韻會云『明也』，未著所出。詩『有如噉日』，詩傳云：

『噉，光也。』說文古本舊有『噉』字，後世或借用『皎』。『皎』，月之白也，詩『月出皎兮』是也。或借用

『噉』，噉，白玉之白也，論語『噉如』是也。字義各有所屬，『有如噉日』之『噉』，確從日，不從白也。」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箋卷七）經文「常无觀其妙」，妙者，微妙之謂，苟悅申鑒所云：「理微謂之妙也。」  
「常有觀其噉」，「噉」者，光明之謂，與「妙」爲對文，意曰理顯謂之噉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謙之案：陳景元藏室纂微篇以「此兩者同」爲句。嚴復曰：「同字逗，一切皆從同得。」惟「同出」「異名」爲對文，不應於「同」字斷句。又蔣錫昌曰：「此兩者同」下十二字，范本無。案續古逸叢書范本有此十二字，蔣誤校。又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兩者蓋指有無而言。有無異名，而道通爲一。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謙之案：「玄」字，續語堂碑錄因避清帝諱，改爲「元」，當據原碑改正。以下仿此。蓋華夏先哲之論宇宙，一氣而已，言其變化不測，則謂之玄。變化不測之極，故能造成天地，化育萬物，而爲天地萬物之所由出。鳶飛魚躍，山峙川流，故曰「衆妙之門」。張衡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能先；包含道德，構掩乾坤；橐籥元氣，稟受無形。」（御覽引玄圖）揚雄曰：「玄者，幽攤萬類而不見形者也。」（太玄經玄攤圖）義皆出此。

【音韻】李道純曰：「此經文辭多叶韻。」鄧廷楨曰：「諸子多有韻之文，惟老子獨密；易、詩而外，斯爲最古矣。」劉師培曰：「欲考古韻之分，古必考周代有韻之書；而周代之書，其純用韻文者，舍易經、離騷而外，莫若老子。」今試以江有誥老子韻讀爲主，參之以吳棫之韻補，顧炎武之唐韻正，江永之古韻

標準，姚文田之古音譜，鄧廷楨之雙硯齋筆記（卷三），李廣芸之炳燭編，推求經文古韻，句求字素。又劉師培、奚侗、陳柱及高本漢之老子韻考（Bernhard Karlgren: The poetical parts in Lao-Tsi）說老子古音，頗多臆說，亦有可取者，間附以己見，然後知五千文率諧聲律，斐然成章。韻理既明，則其哲學詩之爲美者可知矣。以下試分章述之。

此章江氏韻讀：道、道韻（幽部），名、名韻（耕部），始、母韻（之部），母，滿以反，妙、微韻（宵部），微，去聲，玄、門韻（文、真通韻，玄，胡均反）。

謙之案：「玄」，真部，「門」，文部，文、真通韻。姚文田：玄、玄、門韻，餘同。又高本漢：同、名爲韻，非。鄧廷楨：道、道、名、名，無韻，亦非。

右景龍碑本五十四字，敦煌本同。河上本（宋刊本）、王弼本（古逸叢書本）、傅奕（經訓堂本）、范應元（續古逸叢書本）並五十九字。嚴可均曰：「衆妙之門」句下空一字，所以分章，御注不空。河上於「道可道」前，題「體道第一」，王弼題「一章」。此無標目，下皆放此。「今案老子著書上下二篇，後世乃有分章，有分五十五，六十四，六十八，七十二，八十一之殊，碑本雖不記章數，然每章皆空一格以別之，與河上、王弼、傅、范諸家分章略同，今卽以諸家所傳分章爲準。又此章范本題「道可道章第一」。

##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謙之案：淮南道應訓引下句作「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彭耜曰：「達真、清源『皆知善之爲善』上，並有『天下』二字。」范應元本同，范註云：「古本。」又論語集解義疏九引「皆知」，並作「以知」。廣明本、趙孟頫本引下「已」作「矣」，李道純本上「已」作「矣」，蘇轍本、董思靖本兩「已」並作「矣」。「已」「矣」古可通用。說文五：「矣，語已訖也，从矢，目聲。」字亦作「已」。

故有无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

謙之案：敦煌本、遂州碑本、顧歡本無「故」字。六「相」上，廣明、景福、慶陽、磻溪、樓正、室町、彭耜、傅、范、高翹、趙孟頫本，及後漢書朱穆傳注均有「之」字，王弼、河上本無。李道純曰：「『有無相生』已下六句，多加一『之』字者非也。」

嚴可均曰：「相形」，王弼作「相較」，見釋文。

謙之案：作「相形」是也。畢沅曰：「『形』，王弼作『較』，陸德明亦作『較』，並非。古無『較』字，本文以『形』與『傾』爲韻，不應用『較』又明矣。」劉師培曰：「案文子云：『長短不相形。』淮南子齊俗訓曰：『短修相形。』疑老子本文亦作『形』，與生、成、傾協韻，『較』乃後人旁注之字，以『較』釋『形』，校者遂以『較』易『形』矣。」案：淮南齊俗訓「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有「二」也「字」。「長」，因避父諱改「脩」。

馬叙倫曰：「較」，各本並作「形」。說文「荆」之古文作「荆」，則古文「形」或亦有作「形」者。「爻」旁與

「較」字之「爻」旁相同。或老子本作「𠄎」，傳寫脫譌成「爻」，讀者以爲義不可通，加車成「較」，後世「較」行「較」廢，因爲「較」字矣。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謙之案：「前」，敦煌本作「先」，遂州碑本、顧歡本、強思齊本亦作「先」。蔣錫昌曰：「按顧本成疏『何先何後』，是成『前』作『先』，強本嚴君平注：『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是嚴亦作『先』。老子本書『先』『後』連言，不應於此獨異。如七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六十六章『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六十七章『舍後且先』，皆其證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謙之案：遂州碑本「人」下有「治」字，敦煌本同。成玄英疏：「故云『是以聖人治也』。」又群書治要卷三十四引無「治」字。

萬物作而不辭，

畢沅曰：河上公、王弼並作「萬物作焉而不辭」。陸希聲及太平御覽引皆無「焉」字。

羅振玉曰：景龍、御注、景福二本均無「焉」字。

謙之案：遂州碑本、傅奕本亦無「焉」字。又「不辭」，遂州、敦煌、傅、范本作「不爲始」。范應元曰：「王弼、楊孚同古本。」是范所見王本亦作「不爲始」。

易順鼎曰：考十七章王注云「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數語，全引此

章經文，是王本作「不爲始」之證，但比傳本多一「焉」字耳。

謙之案：作「不爲始」是也，當據訂正。畢沅曰：「古始、辭聲同，以此致異，奕義爲長。」勞健曰：「說文

『辭』籀文从台作『辭』，夏竦古文四聲韻引石經『詞』作『飭』，古孝經『始』作『飭』，蓋二字古文形本相近。」今按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又審分篇曰：「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蓋皆出老子此章，作「始」義長。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羅振玉曰：「生而不有」，敦煌本無此句。

謙之案：遂州碑本亦無。群書治要卷三十四引同此石。

成功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嚴可均曰：御注、王弼作「功成不居」，河上作「功成而弗居」。

羅振玉曰：景福本作「功成不居」，敦煌本作「成功不處」。又「夫唯弗居」，景龍、御注二本「弗」均作「不」，敦煌作「不處」。

馬叙倫曰：王弼注曰：「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則王作「不居」。今王「不」作「弗」者，或後人據河上改之。

蔣錫昌曰：按淮南道應訓及後漢書朱雋傳注引「弗」並作「不」，易繫辭正義引「而弗居」作「不居」。強本嚴注：「夫唯不敢寧居。」是嚴「弗」作「不」。強本引成疏經文「成功不處」，是成作「成功不處」。古

本所引「弗」皆作「不」。二十四章「故有道者不處」，三十八章「不居其薄，不居其華」，七十七章「功成而不處」，「不居」或作「不處」，「居」處「蓋可互用」。惟「弗」均作「不」，以老校老，可證老子原本如此。

謙之案：王注舊刻附孫鑛古今本考正云：「『弗居』，一本作『不居』。」又紀昀校據永樂大典本「功成而弗居」，無「而」字，「弗」與「不」同，作「不」是也。又論衡自然篇曰：「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亦卽此章「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也。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待者，有矛盾斯有前進。故有美者，則有更美者與之相爭，而美之爲美斯不美已。有善者，則有更善者與之相爭，而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一對待也；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一對待也；難以易顯，易以難彰，無難則無以知易，無易則無以知難，此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一對待也；寸以尺短，尺以寸長，無長則無以明短，無短則無以見長，此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一對待也；山以谷摧，谷以山頽，無山則無以見谷，無谷則無以知山，此高下之相傾也。音聲，一對待也；安樂悲怨，其出不同，無悲則無以知樂，無樂則無以知悲，此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一對待也；先以後見，後以先明，無後則無以知先，無先則無以知後，此先後之相隨也（用嚴君平義）。由此觀之，天下之物，無處不有矛盾，卽無處不在其對待之中各自動作。夫唯無心而順自然者，不求功，不求名，因天任物而治。一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深澈乎萬物相反相成之理，消息盈虛，與時俱行。萬物並作，而吾不爲始；吾所施爲，而不以迹自累；功成事遂，退避其位。不可得而美，故不可得而惡；不



可得而先，故不可得而後。立於對待之先，是謂不居；超乎有無六境之外，是謂不有。有而不有，物不能先；居於不居，是以不去也。

【音韻】此章江氏韻讀：生、成、形、傾韻（耕部），和、隨韻（歌部），隨、徐禾反，事、教、辭、有、恃韻（之、宵合韻），教叶音記，辭，去聲，有音以，居、居、去韻（魚部），去，平聲。姚文田、鄧廷楨同，惟未及事、教。又陳柱以已、已爲韻。

謙之案：「辭」，敦、遂本、傅、范本作「始」，「居」，敦本作「處」。高本漢以始與事、教、有、恃叶韻，處、處與去叶韻。又教，宵部，事、辭、有、恃，之部，之、宵合韻。

顧炎武曰：「隨」，古音句禾反，引老子「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和、隨爲韻。旁證：管子白心篇：「人不倡不和。」又「不始不隨」。韓非解老：「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又「故竽先則鐘瑟必隨，竽唱則諸樂皆和」（唐韻正五支）。

江有誥曰：辭，似茲切，按古有「去」聲，老子養身篇「萬物作焉而不辭」，與「事」「教」合韻。又曰：「居」，九魚切，按古有「去」聲，當與御部並收。老子養身篇「功成而不居」，與「去」叶（唐韻四聲正七之、九魚）。

右景龍碑本七十八字，敦煌本八十五字，河上、王弼本八十八字，傅奕本九十三字，范應元本九十七字。河上本題「養身第二」（一作「美善章」）。王弼本題「二章」，范本題「天下皆知章第二」。